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郊廟

陳文皇帝天嘉中大中大夫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隷於地

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

位任卽除之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尊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尊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爲允

制曰依議

隋文帝時禮部尚書牛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

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堂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

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賔及卿大夫脱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閒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内

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籩豆簋簠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說近是不然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隂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

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然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

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

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叅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闇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宋齊已還咸率兹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黒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

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宫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戸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

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

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

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

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

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

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擔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

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

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宫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分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

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辟則曰辟廱其實一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别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玊帶上黄帝時明堂

圖一殿無辟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来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璧廱靈臺於洛陽並别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八闥二十八柱堂髙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
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
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
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
宜伏聽裁擇
煬帝大業元年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
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
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

注云此周制曰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𤣥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𤣥義天子惟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為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惟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焉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國就

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
武帝簡在四親之内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從代至
景初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
武帝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西府君而宣帝
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
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宗武帝初受晉命為
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掾府
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從昭穆

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禮無違
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以下皆别立廟至於禘祫俱
令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
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
一堂而羣主共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
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受命
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
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来雜用王鄭

立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通
經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
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鑾
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
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
變臣又案周全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冡人處隅而言
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
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

漢儀事難合採謹詳立廟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毁之法詔可

煬帝時工部尚書宇文愷上言曰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絶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

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孚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極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髳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

為民立極無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

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

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

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

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

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

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

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

著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
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
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
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
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
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

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
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
夏室乃大殷室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
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
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
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
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
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閒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

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廱赤綴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

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

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

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
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
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
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
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
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
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

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

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
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
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辟水一依
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
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
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
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辟水空堂乖五室之義
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

南造圓牆在辟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

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爼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覩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毁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

臣逺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様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

唐太宗貞觀中朱子奢上立廟議曰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廟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

卑髙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别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兹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屨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乎愚以為諸侯立髙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侔以多為貴何所表天子立髙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

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

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

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

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

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

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虞奉祖宗

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

雖兩漢纂修絶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

逸習所傳而競偏説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兹多歴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

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宜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

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髙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孔頴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勑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勑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

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人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菁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稾秸器尚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淩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

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魏徵上明堂議曰稽諸訓詁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

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玆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

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
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
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
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
丈尺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
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
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
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顔師古上明堂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黄帝降及有虞彌歴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别創規模衆説舛駮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宫也徒以戰國縱横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説用為准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

寢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禮于高禖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推其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别處大戴所説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

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

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頴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自胷懷曽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尼繫則尚或補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徳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来

業區區極議皆畧而不論

高宗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上太宗皇帝配天議曰

臣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

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百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

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

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斂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

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
帝締搆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歴聖之洪緒
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
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
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
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
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
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

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
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
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
協孝經近申詔意
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
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璨
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
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

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

高宗時蕭子儒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

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昊爲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駮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宫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

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玄析而二之曰圜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説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説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

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黄帝郊嚳夏禘黄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

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于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

武后載初元年邢文偉為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柰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摠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聖歷初張齊賢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

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臺玄又説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

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避其説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謬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嵗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為朔故世人謬以吉為

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説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須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須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須朔邦國是總須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須官府都鄙也内外異言之

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圜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

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令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歳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歳一今議者唯許歳首一入不以臨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歳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

武后時沈伯儀為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説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無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令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元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髙宗配
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
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
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
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
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無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

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氷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

中宗神龍元年已復京太廟又立太廟于東都議立始祖為七廟而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

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復祔宣

皇帝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劉
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
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
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毁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備乃欲
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迭毁之議
不可天子下其議大臣禮部尚書祝欽明兩用其言於
是以景皇帝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
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

中宗時馮宗上大享議曰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蓋枉茅擔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叙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决至孝平

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逶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佑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

祀之期躡和喜從攡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邇遽加脩復況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

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關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太常博士唐紹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曰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祀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

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䟽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為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

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

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

王方慶上明堂告朔議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宫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睿宗時賈曾為諫議大夫知制誥上表曰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

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

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已此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之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

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圜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荅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

將闗臣術不通經識懋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玄宗即位未郊見左拾遺張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授命者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

臣謂衛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顧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開元初陳貞節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

廟皆别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旣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别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絶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

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朞誰曰不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絶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卒半它如舊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六